

湘九的历程 张廷竹 著

绝地行走

两代人真实而传奇的经历 跌宕起伏的命运
谱写无悔民族的大气人生 少年时艰难而曲折的行走
面对绝地的勇气 表现不断攀登的成长过程。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湘九的历程 壹 张廷竹 著

绝地行走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地行走 (湘九的历程 壹) / 张廷竹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203 - 06786 - 3

I. ①绝…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6299 号

绝地行走 (湘九的历程 壹)

著 者: 张廷竹
责任编辑: 张文颖 冯灵芝
助理编辑: 高 雷
装帧设计: 清晨阳光 (谢成) 工作室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6786 - 3
定 价: 39.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献给历尽人世间苦难的父亲母亲

——张廷竹

前 言

这部书稿的诞生，与我的战友叶小琦来访有关。那是二〇〇五年一个春天的夜晚，他坐在我家的书房，一杯明前龙井使他谈兴勃发。从他与我截然不同的成长历史谈到当下的处境，末了，他动员我写一部回忆录。

回想一九四九年十月，三野十兵团发起金门战斗，小琦的父亲乃是主要指挥者之一。金门之战是解放军战史上的一次严重失利，虽然使守岛的国军付出了伤亡九千余人的代价，但解放军损失超过此数，据说是解放军军史上少见的一例。战后检查，尽管有诸多客观因素，但胜利者的骄傲、轻敌与急躁等主观原因也不容忽视。三野十兵团二十八军打泰安、参加孟良崮战役、激战淮海、渡长江战上海直至福建，可谓威震华东。防守金门的胡璉将军也曾是其手下败将，却在此役后声名大振。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守岛主将有女来到大陆，见到小琦。或许谈不上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双方都有些困惑与好奇罢了。都是炎黄子孙、将门之后，遥想当年父辈之恩怨情仇，自然有无限感慨。

了解我和我家庭经历的小琦沉思不已。夜风穿窗而入，思绪随风飘散，他说，你也写一部回忆录吧，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产生阅读的兴趣。

我因此而陷入沉思。我的上一代人和我本人，确实都曾有过一些可以称之为传奇的经历。真实而传奇，就有了丰富的故事与内涵，可以奉献于读者。

我尚未至耄耋老年，还在上班，写回忆录是颇具风险性的。一个人走过半个多世纪，遇到过多少好人坏人和不好不坏的人，岂能尽书于斯？多少保留一些，不至于伤害那些帮助过保护过我和我家人的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也给一些欺压过伤害过我和我家人的人、恨我的人和我恨的人，留有一点忏悔的余地；更是为了他们的后人，还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美好的生活。

因此，我决定不以回忆录的形式，而是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经历和人生体验为蓝本，写出这部带有当代史诗意义追求的书稿。

诚然，不管我如何努力避讳，还是可能得罪个别人的。生活中总是免不了有一些喜欢对号入座的人，他们看到你还活着，还能写书，心里就有气，就觉得被你得罪了，即便你写的只是一部小说。这是每一个作者都可能遭遇的问题，我和我的编辑因此而变得谨小慎微。

这是一部人生咏叹调，目前分为《绝地行走》《我以我血》《流失岁月》三部长篇小说。既是互有关联的姐妹篇，也是各自独立成文的作品。它们表现了主人公在不同的年代里不同的遭遇和命运，跌宕起伏。不管是笑傲江湖、少年壮志不言愁，还是身临绝地、拔剑四顾心茫然，都是我的歌。

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有的故事和情节，不可能在以往的作品中完全没有描写过或者留下印象，我为此向那些喜爱过我从前作品的读者表示歉意。当然，大量的历史承载和浓缩的社会历练，却是作者以新的视野为之诠释。这既是我对现实生活的尊重，也表现了我对艺术真实的追求。

写作这部书的过程痛苦而艰难，尤其是写到中间时，我因家庭负担太重几度搁笔。原本有个大哥长期住在老年关怀医院需人照料，岳母又患重症动了大手术。术后的老人性情大变，我们动员了几乎所有能够提供帮助的亲友一起守护和劝说其配合医院治疗。二〇〇七年整整一年，我每天下班都在医院。很长的日子，我们不得不请了三个保姆，一个照顾大哥，两个照顾岳母，直到将老人家抱头送终。

彭泽益先生跟叶小琦一样，生前多次要求我真实反映一个家庭与时代紧密联系的历史。这位中国社会学与经济史学界的泰斗式人物，一直怀念湘九的父母。他说，直觉告诉他，湘九的父母历尽苦难而无悔于民族与人生。

湘九的父母其实无须表白。尤其是他的母亲，她一生的委屈与凄凉，超过她的丈夫。泰山不表白高度依然雄峙天东，东海不表白深度却容纳千条江河。我们脚下的广袤大地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的厚度？她却照样默默地承载着世间万物。人世间，有多少人和事其实难以表白，也无须表白。

写到主人公五十岁后经历的《流失岁月》，表现的形式与前面两本书稍有变化。

因为五十岁后主人公的遭遇十分曲折和艰险，因此而显得更加凝重与精彩。从五十岁那年开始，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与以权谋私、使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特殊利益群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主人公曾经被该团伙威逼利诱，被盯梢、监视、辱骂，甚至欲置之死地。同时，还被不了解真相的人们所误解。每次考察，总以为主人公对其顶头上司“不配合、不团结”，其实，主人公不是不团结，而是“不勾结”。

二〇〇四年之前，主人公基本上是孤独地抗争。二〇〇四年后，原先的单位与另一家省级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合并。在主人公几次揭露了这个犯罪团伙的问题和疑点后，终于形成了新班子里大多数同志对其经济犯罪行为的共识。经过共同的极其艰难的查证后，主人公和战友们找到了该团伙一系列犯罪的线索和证据。可以告慰于先辈、告慰于朋友和读者们的是：在上级有识之士的支持、推动和有关部门的查处下，利益集团的首要分子终于被送进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新华社的报道，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今天的时代，依然发生着一个个由权力与金钱、信仰与背叛、个性与命运交织成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身处其中，于人生而说是痛苦与不幸，于作家而言是幸运和财富。无论富贵贫贱，湘九的历程还在继续。我想，本人迟早也会以其无限丰富和复杂的真实性，将主人公以后的经历奉献给广大读者。

作为一名本职工作繁忙的业余作者，处于一个千变万化的历史新时期，沧桑浮沉，荣辱穷达，我早已学会带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以不变应万变。千百年来，正直的中国文人总是惶恐地徘徊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无非不愿放弃那种深入骨髓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已。巴尔扎克说，他的创作灵感来自痛苦和不幸的时候。作者同样。无论穿上军装或脱下军装，我都是一名战士。这是一种宿命。

我们都知道，对于过去的岁月，个人的记忆难免挂一漏万，不全面，甚至有误；然而，没有个人的记忆，哪有集体的记忆、民族的记忆呢！

我以虔诚的感恩之心，向亲朋友好、向读者奉上此书。

在写作和修改本书的过程中，给予我帮助、指正和鼓励的人们，我将铭记于心。

张廷竹

二〇〇六年至二〇一〇年写于杭州城河边

目 录

童年篇

一	香港九龙·青山道宝恤医院·大新银行与金巴利道	3
二	杭州皮市巷一百号·井字楼五号	17
三	新开弄五号·大塔儿巷幼儿园·紫金观巷小学	37
四	天津·丁字沽·工学院和小戏院	69
五	杭州·延定巷五十四号·众安桥小学和岳王路自由市场	88

少年篇

六	宁海县长街公社山头大队·松岙水库·杭州延定巷	133
七	上海·国际饭店和宁波路三轮车服务处·浙东的城镇乡村	180
八	胡陈港水库·湖州埭溪西羊山·杭州半山肿瘤医院	217
九	杭州市安置办和区安置办·湖滨街道办事处·省中医学院和市卫校	247

童年篇

TONGNIAN PIAN



香港九龙·青山道宝恤医院·大新银行与金巴利道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八点钟。

香港九龙。

街道两旁的商场、银行、舞厅和生意畸形兴隆的当铺，此刻还没有开门，只有菜场和卖早点的粥铺、面档与云吞摊已经迎来第一批顾客。报童在十字路口叫卖刚出印刷厂的《星岛日报》，赶往写字楼和工厂上班的行人脚步匆匆。穿着汗衫短裤的上尉副官唐文斌，买了一份报纸匆匆走向公寓。鹤公，鹤公，他全然失去了以往的镇静，惶恐不安地站在客厅里唤他的长官，总统府和军委会免去了您的本兼各职！他看到他的长官坐在书房里，西装笔挺，洁白的衬衫领子下系着一条猩红色的领带，仿佛仍然穿着中将军服般一丝不苟。唐副官把报纸送到他面前，摊开在书桌上，报上刊登着他另外九名被同时免职的将军的照片和简历。长官笑了笑，穿窗而入的阳光照在他浑圆的脑袋上，他的脸色略微有些苍白。

书桌上有一台黑色的电话机，铃声响起，显得有些沉闷。不仅失去权柄，甚至失去了领饷之处的将军拿起电话，听到他的大女儿柳南银铃般的报喜声：姆妈刚生了一个小弟弟！他茫然地看着窗外，好像一时反应不过来。窗外，远处的港口上空飘扬着一面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广播里有一个沙哑的男声在唱着一首印尼民歌：“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呀随着风儿摇荡……”

一辆八成新的黑色奥斯汀轿车驶向九龙青山道宝恤医院。这辆轿车是向从前的同

僚借的。流落香港的同僚不少，其中有一名文官，走过罗湖桥前的头衔是“中央常务委员”。这一年，这位“中常委”的大女儿已经在香港影坛崭露头角，街上到处可以见到她的海报，那美丽的面容和忧郁的眼睛引人神往。这一年，这位风华绝代的影星当然还没有在忧郁中结束自己美丽的生命。毫无疑问，文官的日子比武官好过多了。

当一位护士把婴儿抱出来给他的父母看时，他的父母都有些惊讶。这是一个茁壮的婴儿，浑身都胖乎乎的，粉嫩的脸庞不像别的婴儿皱皱巴巴，而是既光滑又显得精力充沛。这个婴儿有一种天生的忧郁，眼睛特别亮，他看着这个新鲜的世界，看着他的父亲，微微地皱紧了眉头，仿佛要洞穿父亲的心灵，了解他的一切秘密。他没有哭，即使在努力挣脱父亲那虽然壮实却显得有些生硬的怀抱时也没有哭。当他终于被放进了母亲的怀里时，他的眉头舒展了，显得很安详，好像一片云离开太阳，人们的眼睛都因此而亮了一亮。

给他取个好名字吧。

三十九岁的母亲对四十八岁的父亲说。

母亲靠在床上，脸上的笑容有些凄楚。在这个孩子之前，母亲已经生过七个孩子，兵荒马乱中夭逝一个，眼下还有六个。这几年，母亲的梦里充满了内战的硝烟，醒来时总是万般思绪，一片愁情。

母亲对她的孩子们说，幸福的地方和辛酸的地方都不会忘记，而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唤作“故乡”，人们总爱把自己的幸福和辛酸，向这块土地倾诉。他们最终的愿望，往往是将自己的骨头埋到那里去，不管是谁在那里掌权，不管富裕还是贫穷。

张伯伯，我给他取个名字好吗？

父亲转过身去，看到一位少女捧着鲜花走进来。少女圆圆是柳南的闺中好友，她的父亲是一位民国元老。十年后，她嫁给另一位元老的公子，生了一个跟她一样漂亮且更具魅力的女儿。这个女儿名叫倩文。后来，海内外无数华人成为她的追星族。

好啊。母亲虚弱地、不失雍容地微笑着回答。她是一个木匠的女儿，然而，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位与生俱来的夫人。

他生在香港九龙，就叫他香九吧。

当大人们还来不及将失望的神情挂到脸上时，张家的二小姐已经扑哧笑出声来。

一九五〇年，张家的二小姐刚满十二岁，小学五年级，喜欢唱歌和诗朗诵，有些卓尔不群之感。这名字也太俗了些吧，她哈哈大笑说，用作小名还差不多。

父亲沉吟片刻。

父亲也在想他的故乡，他的故乡在洞庭湖畔的张家大山。

父亲想起秋天皎洁的夜晚，田野里蛙声一片。水光潋滟，平畴广阔，阡陌纵横。十三岁，因为放牛时丢了财主家的一头牛，他离乡出走，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在湘鄂交界的黄山加入一支农民武装，三年后，又因了丢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再次出逃。他逃到长沙，参加了熊克武的部队，后来到广州，出征北伐，他才匆匆回了一趟家乡。到了一九三一年，他已经担任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主任徐培根的少校副官。因为三次奔走营救徐培根的弟弟，那个留一头长发戴一副眼镜并出了一本诗集《孩儿塔》的年轻人；因为给湘北的农民自卫军送去一船枪支弹药；或许还因为别的什么事情；他心里有数却永远不会说出来，戴笠先生将他关进了南京鸡鹅巷中央陆军监狱的地下室，一直关到七七事变爆发。重获自由那一年，他终于又回到张家大山去了。他开始报效桑梓了，筑湖堤修水利组织自卫团。然而，他在家乡赋闲的日子不长，主政湖南的张治中先生请他出山，再次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担任了上校大队长，台儿庄决战前夕，又将他引荐给了李宗仁白崇禧。一九四七年，他再度回乡，竞选“国大代表”，彼时，身为浴血奋战迎来胜利的抗日将领，他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热烈欢迎。那情景，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此刻，他油然对故乡充满了思念之情。

面对着妻子怀里的婴儿，他有片缕慰藉，他的故乡已在一年前和平解放，解放时的县长乃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安排上任的；从东北南下的四野四十九军一四六师四三八团兵不血刃开进了县城。

把香江的香改成湘江的湘，这名字不就雅了许多么，他弯下魁梧的身躯征求婴儿自己的意见，湘九，你认为如何？

婴儿鱼一样地鼓起了腮帮，再次皱紧眉头。他还不会说话，只能用表情显示他对这个名字仍不太满意。

不管他满意不满意，他的符号已经成了“湘九”。那些天，他以正常的速度成长

着。他在夜里啼哭，在白天微笑。宝恤医院是一家教会医院，建有完备的档案。在用中英两国文字写就的档案上，他的父亲被登记为一名商人，名字也不是他作为将军时所使用的名字；他母亲的职业是家庭主妇，这倒符合她的一贯身份。

一个星期之后，湘九被大姐抱在怀里，二姐搀扶着他的母亲，一起乘上那辆借来的黑色奥斯汀轿车，回到了位于尖沙咀的金巴利道公寓。

湘九的身上有很多谜，满月的第二天便离开金巴利道，从罗湖桥的铁丝网下钻回大陆，成为他的第一道谜。

奥斯汀轿车开到公寓门前时，那里已经停着几辆轿车，还有几辆黄包车鱼贯而至，夫人太太们跳下车直闯张家客厅，唐副官根本拦不住。

邱清泉的夫人，桂永清的夫人，胡总司令、还有汤总司令的太太等人，有的横眉冷对，有的粉面凋零。

她们的手里拿着同一张报纸：《周末晚报》。上面有一篇内容惊人的报道文章。大新银行不景气，要出顶，顶费数百万美元。那位担任过“中常委”的文官出任董事长，鹤公任副董事长并负责筹集资金，准备把大新银行顶下来。起初，副董事长推荐了两个办过钱庄的朋友担任正副经理，入股的各位夫人太太都很满意。但是，这两位仁兄的家属都在内地。他们说，回上海去一趟，把家属接来就到任吧。他们去了上海就再也回不了香港了。于是，当过“中常委”的董事长另外介绍了他的一位朋友来当经理。

组建银行的款项都已筹齐，存放在汇丰银行的金库。金库有保险箱钥匙两把，两把钥匙在一起才能打开保险箱。董事长对副董事长说，一把钥匙交给经理，另一把交给你如何？鹤公说，你是正我为副，你拿着更合适。后来两把钥匙都落到了那位经理手中。

经理失踪了，全部资金被他带走。他从国外寄来一封信，说是暂时“借用”一下。湘九和母亲躺在宝恤医院的产房里时，他的父亲已经急得吐血。不仅他的一生积蓄不见了，更因为那些冲着他和他夫人的情面入股的人，这些女人的先生并不都是贪官巨贾，有的人在位时也算得上清廉朴素。

襁褓中的湘九目睹了闹成一锅粥的场景，有几位已经称得上落难夫人的女人变得歇斯底里。她们在客厅和书房里跺着脚拍着巴掌，摔摔打打哭哭笑笑。湘九的母亲吃惊之下，倒在卧室的床上昏迷不醒。脸色铁青的父亲责问唐副官，你把消息泄漏出去的吗？除了你还有谁？！唐副官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他说，您不是让我去请私家侦探吗，一定是他们捅给了报馆！私家侦探查出什么结果没有？一位太太把兰花指戳到了鹤公的脑门上。从前她可不敢这样。从前，她的丈夫是国防部中将部员，而只是少将衔的张某人却担任处长、局长，中将经过他的办公室门前时，都要踮起脚走路。

张某人个性倔脾气犟是一匹湖南骡子谁都知道。张某人身经百战多次随飞虎队飞越驼峰航线，龙云的儿子龙三公子钦佩之余一定要送他一辆最新进口的小汽车以示慰劳，张某人婉言谢绝曰：国难当头，鄙人岂敢受之？这样的事情尽人皆知。否则，四十岁刚出头时，上下左右便如何皆称其为“鹤公”了？

女人尖利的指甲划过将军的额际，他的心里很疼痛。他咳嗽起来，脸上憋得通红。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捂住嘴，吭哧吭哧地咳嗽着。张家的大小姐从母亲卧室里跑了出来。二十岁的大小姐柳南号称红色小姐，上过军统的黑名单。柳南把手里卷成一团的报纸猛地砸到客厅的麻将桌上：你们吵什么吵？吵能吵回你们的股金来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找董事长吵？你们是不是怕他家里聚集着大批新闻记者，不光为了报道他女儿的逸闻轶事还要报道泼妇骂街？说起来都是有身份的淑妇贵媛，你们太不像话了！

屋子里刹那间安静下来，妇人们看着横眉竖目的雌老虎张家大小姐，一时惊呆。她们看到鹤公摊开手帕，手帕上洇开了一朵鲜红的血花。

侦探说，那个人跑到南美洲去了。唐副官央求般地告诉各位股东，鹤公把自家的钱全投进去了，他的心里比你们更急啊。

有人说，张某人一向重义气、讲信誉，而今却落入陷阱，无法向朋友们交待，倘若就此携眷去向台湾或返回大陆，岂非有了共谋之嫌？因此，他宁可穷愁潦倒，沦落在香港的棚户区里打工度日，也不愿意脱身而去，做个不清不白之人了。

湘九不相信这就是谜底。湘九的母亲也不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九个半月。湘九出世刚满月。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一位前国军中将就把妻子儿女统统送回解

放后的大陆，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何况，四年后，他孤身一人去了台北。

又过了十年，那位“中常委”飞到了北京。

大姐留给湘九的印象是一种淡淡的西药气味。他在一只大橱的玻璃窗里看到瓶装的红色药片。许多个早晨湘九从睡梦中醒来，看到大姐已经吃过早餐，她从瓶子里拿出药片，这股熟悉的甜滋滋的药气味便弥漫了房间。

楼梯上有人开始走动。大姐每天早晨把弟弟妹妹们喊醒。大哥仲君睡眠惺忪地伸着懒腰，父亲不在家时他就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二姐三姐和小姐姐挤在盥洗盆旁洗脸刷牙，她们笑闹着，嘴角上泛着牙膏的白沫。二哥已经在楼下跑了一圈回来了。父亲说，女孩子可以不出操，男孩子必须出操。现在不住在兵营附近听不到军号声了，二哥就到维多利亚海滨的长堤上跑步。

湘九伸出手去要大姐的药片，他以为那是糖。药片外面确实包着糖衣，里面却苦得很。母亲凄苦地看着女儿吃药，母亲说，雷米封大陆上还能买到吗？柳南，你得的可是富贵病，我看还是把你留下来吧，既照顾父亲也能治好你自己的病。柳南推开湘九的小手，把一条大辫子甩到身后去。柳南说，姆妈你放心吧，我的病基本上痊愈了，谢天谢地，阿爸没有染上肺结核，医生说那天他吐血只是因为急火攻心。

柳南有一些关系亲密的同学。她给一位在大陆上参了军的同学写信。她说，我是坚决要回去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我爸爸现在还心存疑虑，还在动摇徘徊，将他动员回来我暂时还做不到。妈妈说，要留下一个孩子照顾他。那就把我的大弟弟仲君留下来好了，反正他也快到十七岁了，快成人了，再说，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新中国有他没他都一样前进。

那些个白天家里几乎看不到父亲。奥斯汀轿车不来接他了，唐副官跟着他出门去挤沙丁鱼罐头似的双层电车。有一次母亲问他，今天去哪里了，他说坐轮渡去了香港。母亲说你见到什么人了？唐副官迟疑了一会儿。鹤公说是那边过来的老朋友，约好在一家茶楼见面。他让我在门外警戒，唐副官说，我就没敢进去，也没有见到他的朋友。

“那边”是指哪一边？母亲问，海峡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

唐副官摇摇头。他也搞不清楚是哪一边。

不懂事的孩子们白天玩得很累，晚上一上床就睡着了，大概是半夜时分，柳南被突然惊醒。她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影站在她的床边。柳南想叫，父亲把食指放在嘴唇中间示意她不要出声。父亲压低了声音对她说，别叫，我看看你们的睡相，让我再当一回查铺的长官吧。父亲转身去到二女儿和小女儿合睡的床前，把她们蹬开的毯子盖好。柳南看见他轻轻地挪动小妹的一只胳膊，把它放进绿色的军用毛毯里去，柳南的鼻腔里突然涌上了一股酸水。她低下头，看到父亲光着脚，厚实的大脚板在幽暗的马赛克地面上泛出寒光。父亲的脚背上有一道伤痕，有人说那是在缅甸，在伊洛瓦底江畔和仙台武士们决战时受的伤，他自己从不提起。父亲光着脚在孩子们的卧室里走来走去悄无声响。

湘九在母亲床上发出了啼哭声。柳南看到父亲像豹子一样敏捷地走出去了，湘九的哭声很嘹亮地响起来，接着便戛然而止。柳南从床上起来，她的二妹也从床上起来了，她们看到父亲抱着小儿子在月光清冷地从门厅映入的走廊里踱步。父亲说，湘九，你要离开阿爸了，你这么小就要离开阿爸了；你要回家了，先回你姆妈的娘家吧，将来再回阿爸的老家去。父亲低下头去亲吻了一下湘九。她们看见他的身子在颤抖，地上的影子像倒映在水面上似的微微摇晃。月光照着他的脸，眼睛里有一点晶莹的水光在波动。

母亲在卧室里轻轻地呻吟，她的胃痛病又犯了。柳南叫二妹去给姆妈倒一杯水。她走到父亲身边。父亲抬起头，朝她笑了笑，女儿觉得他的笑容很严肃。她意识到父亲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她说，她默默地等待着。

你姆妈身体不太好，又没有多少文化，家里家外的很多事情，你要为她分挑些担子。父亲说。

柳南的脸色发白。她想说什么，那你为啥不一起回去？但是，她僵立着说不出话。

我们会团聚的，迟早有一天会团聚的。父亲仿佛知道她心里的疑问，耳语般地告诉她。

那时候，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了。